民國教授的潤格

如今的大學教授是無需靠寫字刻印增加收入貼補家用了。然而在民國時期，戰爭頻仍，社會動盪，經濟凋敝，有時教授學者僅靠薪水和稿費收入，不足以維持家庭生活，只好利用自己的「文化資本」和書法、治印專長，另闢財源，以廣生路。

抗戰時期，聞一多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，一九三九年他的月薪是四百元，看上去不少，但由於物價上漲，加以家中人口眾多，食指浩繁，「經濟上日覺困窘，生活水平不得不一降再降」，為了節約，家中食用麵粉都是買來小麥自磨自篩，聞一多也把「吸紙煙改為吸旱煙葉子自製的捲煙」。一九四〇年，聞一多的月薪已不足應付全家十天半月開支，「月月靠向學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債解燃眉之急」。到了一九四四年前後，聞一多不得已「掛牌治印」，而與他共同發起《詩文書鐫聯合潤例》的，則有沈從文、唐蘭、陳雪屏、浦江清、游國恩、馮友蘭、楊振聲、鄭天挺、羅常培等十二位名教授——可見當時教授窮是普遍現象，其中對「文」、「詩」、「聯」、「書」、「篆刻」均明碼標價，如「文」的價格（文直）是：頌讚題序五千元、傳狀祭文八千元、壽文一萬元、碑銘墓誌一萬元（文均限古文，駢體加倍）；治印（篆刻直）則石章每字一百元，牙章每字兩百元（過大過小加倍，邊款每五字作一字計）。

即便是郭沫若，在一九四七年也因經濟拮据，自定潤格，公開賣字。在《郭沫若鬻字例》中，郭沫若對直幅、對聯、扇面、冊頁、題籤、題跋等，都有很具體的價格說明，如對聯「六尺二十四萬元，五尺十八萬元，四尺十五萬元，三尺十二萬元，以五七八言為限，字多或紙長另議」；為名片題籤則每件五萬元。戰亂時期，通貨膨脹厲害，那時的貨幣百、千、萬單位，都是虛高，看着數額很大，實際上不值錢——所以這些潤格標價，其實是相當便宜的。

為稻粱謀，教授出賣手藝坦坦蕩蕩，並成了民國一景。

過眼錄 劉 俊
逢周二見報

中秋三寶

中秋佳節快到！憶起小時候香港經濟未富裕的年代，那時最期待的是玩中秋三寶：食月餅、玩燈籠、煲蠟。

月餅曾是奢侈品，很多人難以負擔一整盒，通常都是買一至兩個，隆而重之地在中秋節那天拿出來，一個月餅切幾份，每人分一小塊。如果家中子女眾多，為了公平，每一小塊都要含有些蛋黃，的確考驗母親的刀工。不知什麼時候，月餅變成「邪惡食品」，一些減肥人士避之則吉。

中秋節另一寶——燈籠，小時候都是用紙、竹來自己紮的。這是一個一年一度展示手藝的良機。有些精於自製燈籠者，一拿出街就會引來艷羨目光。現時燈籠已少人玩了，即使有，也已變成電動玩具。

最有特色的要算煲蠟，這是「野孩子」的拿手好戲。如果平時玩火弄污公眾地方，一定被人喝止。中秋前後那幾天，大家就會容忍，可謂「奉旨犯法」。煲蠟何時興起已無從稽查，相信是約定俗成。兒童及年輕人就地取材，利用月餅鐵罐作器皿、焚燒報紙等雜物作火源，使大量融化了的蠟燭造成火團。在蠟液燃燒得最猛烈之時，向火團噴水，產生火焰和水蒸氣。潑水那一刻仿如期待了一年的隆重儀式，要請有份量的人出來主持。每一個人紅紅的面上都現出興奮莫名的神色，煲蠟不是餘興節目，而是重頭戲。

時移勢易，煲蠟也成為厭惡性的行為了。煲蠟會使公眾場所留下大量難以清理的蠟漬，而且易生危險，以往中秋節的例牌新聞，其中一條是報道有多少人因煲蠟而受傷入院。政府自一九九〇年代末期開始已不斷宣傳，呼籲市民不要煲蠟，政府在中秋節的前後三天亦會加密巡邏公園等場所，要求市民賞月時避免留下蠟跡。如果公共屋邨居民在屋邨範圍內煲蠟，更會被扣分罰款。

對於時下大部分人來說，中秋節只是多了一天假期而已。社會進步了，中秋三寶不再是寶，節日氣氛變得愈來愈淡。

童眼觀世 梁 戴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最美的詩·歌

最近讀到最美的詩歌，聽到最動聽的歌曲，竟然出自內地援港醫護之手。

出發之前就面臨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複雜輿論局勢的他們，從一開始就選擇了謹言慎行、低調隱忍，婉拒了各方採訪。在港期間，他們又總是默默埋首工作，用行動來消除疑慮、回擊抹黑。直到順利完成既定任務、返回內地隔離休整，他們才答應接受了我們的採訪。

頂着高溫「全副武裝」，連續作戰後幾近虛脫；護目鏡壓出了血痕，手指被磨破了皮，肩膀和腰部換過無數片鎮痛膏藥；無時無刻都在與病毒「零距離」接觸，感染危險性極高，卻從未退縮過……這些熟悉的情節我們似乎在其他抗疫故事中讀到過。

但與別的地方不同的是，香港的抗疫形勢頗為複雜。一些人昧着良心，顛倒黑白，炮製、傳播諸多失實失智的謠言怪論，對內地援港醫護大肆抹黑。

很多時候，我們並不會被艱難困苦嚇倒，卻會被污衊詆毀刺傷。有人甚至私下揣度，覺得部分援港隊員即便沒有發聲回擊，內心可能也會有委屈抱怨。

在採訪中讀到他們創作的詩集，寫道：「同胞蒙受劫難，手足怎會袖手一旁，共克時艱，攜手擁抱明天的太陽」；有的寫道，「一心只想助港援，無悔付出皆是對」；有的寫道「逆行天使，日夜鏖戰。眾人惟願，東方之珠，早現光芒」。

來自東莞的一位醫護，出發赴港前母親不幸離世。他忍住悲痛料理完後事，便在家人的理解支持下馳援香港。工作之餘，他還作詞編曲創作了《攜手戰疫》一歌，紀念這段同心抗疫的歷程，也為香港加油打氣。

很難想像，在那樣的工作和輿論壓力下，倘若沒有真摯的情感、滿滿的情懷，怎能寫出如此打動人心的歌曲和詩句？

近幾年，隨着「港獨」黑暴行為不斷升級，隨着兩地分歧被別有用心地放大，很多內地人尤其年輕人，對香港的感情經歷了從惋惜到痛心、從憤慨到失望的微妙變化。

採訪中一個細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談及與香港的緣分，醫護們都動了情，堂堂幾個大男人，忍不住抹起了眼淚。

十八彎 關 爾
逢周二見報

動物犯事這樣判

明代江盈科《談叢》之《判詞》寫道，朱宸濠的府中養有仙鶴，鶴的頸上繫有「王府」字樣的銅牌。某天，此鶴突然跑到老百姓家中，被一隻狗所咬，差點咬死。朱宸濠就命令府中的校官，將狗的主人押送到南昌府刑廳處置，掌管刑獄的推官這樣判道：「鶴雖帶牌，犬不識字。禽獸相爭，不干人事。」朱家聞之，竟也沒什麼話說。

吉水縣兩農家牛打架，一牛死。死牛之家到吉水縣官那裏告狀，縣官胡鹿崖判曰：「二牛鬥爭，一死一生，死者共食，生者同耕。」兩家皆服。

朱宸濠的勢力，想必一般人都有所了解，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王朱權的玄孫，襲封於南昌。

他家的寵物嚴重受傷，他的心愛之物，面對這樣的氣勢，那審判的推官，不僅要有膽量，還要機智，一不小心，斷送自己前程還是小事，弄不好會丟命。這個判決，讓人無話可話，您是有身份的官家，您的氣量大，您不要和那不識字的畜生計較了。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，還能計較嗎？

兩牛相爭，常有的事，動物也有強弱之分。一牛死了，對於靠牛生活養家的農戶來說，確實是重大損失，這樣的紛爭，處理不好，真要出人命。而胡知縣如此機智處理，兩家都也不吃虧，肉也吃到了，以後的田也有牛耕，壞事變好事，也許，這兩家人，在以後的生活中，會因為牛而互幫互助，生發出許多美好的故事來，完全有可能。

筆記新說 陸布衣
1164334351@qq.com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疫下的藝術更生

去年我以兼職身份協助一個劇團的藝術教育項目，活動內容分為不同部分，首先教授參加者戲劇表演的基本知識和技巧，然後進行不同課堂的訓練，整體以一年時間讓參加者最終可以在觀眾面前表演一齣短劇。這類藝術教育項目在香港甚為普遍，大多在中小學或社區組織進行，希望透過參與戲劇的過程，提升學生對藝術的興趣，以及發掘自我的潛能。

我們這個計劃卻較為特殊，在香港懲教署支持之下，我們以在囚人士為對象，於其中一間懲教所作為基地，開展這個別具意義的「藝術更生」項目。我的職責是協助推行整個項目的行政運作，感受至深。

從前，對於犯了罪行而被判刑入獄的人士，坊間會稱為監犯、囚犯，粵語甚至有蔑視成分的「監躉」，現在則稱為在囚人士、囚友。他們處身的地方，從前稱為監獄，現在香港已修正為懲教所。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說：「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」現代社會的概念是懲處犯罪者之餘，更重要是教導他們改過自新，以至學習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的謀生技能，好讓刑滿之後重投社會，重新做人。

某些西方國家早有為在囚人士開辦戲劇藝術項目，目的是藉藝術陶冶心靈，擴闊思維，重新思考人生抉擇。可惜受疫情影響，我們的藝術更生項目進行了不到一年，基於防疫理由而沒法持續進入懲教所與囚友進行活動，故此需要暫時中止。以往一年，我曾多次到達懲教所。門禁森嚴，每次都要經過嚴格檢查才可內進。囚室環境當然與社會上其他場所大相逕庭。囚友的紀律雖然良好，但怎也是與外界隔絕。疫情之下，以往慣常的親友探訪時段亦受影響。這些親身體會令我覺得任何人都不應以身試法，被囚最終都會失去自由，抱憾終生。

文藝中年 輕 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瓦片蕎麥麵

嘗日式料理，蕎麥麵吃了那麼多，終究是要到山口縣的下關，點一份瓦片蕎麥麵，才算見識了平凡中的新意。這份飄着瀨戶內海味道的料理，可以說是實實在在的蕎麥麵終結者，一味過後，怕是就能獨孤求敗了。

於半個多世紀前誕生的瓦片蕎麥麵跟很多隱藏級鄉土料理一樣，至今也沒大張旗鼓地高調表現，除了發祥地，也只有大都市東京和臨近的福岡可見一些店舖，招攬着來來往往「識貨」的客人大排長龍。據說它的誕生來自於早年間武士們用瓦片烤肉的靈感。顧名思義，亮點有二：一是盛裝的容器，二是麵條本身。跟慣常的蕎麥麵不同，這道菜通常會選用抹茶蕎麥麵，有時還混入葱粉。翠綠的外表本身就鶴立雞群，加上形狀特殊的瓦片，宛若一道橋，托起顏色繽紛熱熱鬧鬧的炒麵，從視覺上已經形成一股衝擊，沒定力的人恐怕吃的是個好奇，反而忽略了它原本踏實的味道。

乍聽上去，你會以為瓦片蕎麥麵就是直接用瓦片來烹飪，實則不然。這道菜的前半程沒有忘本，用傳統的方式將麵條預炒，同時加熱瓦片，然後再將麵條盛上去，在頂層鋪上烤雞蛋片、牛肉和海苔端上桌。瓦片絕佳的保溫能力讓麵條下方繼續受熱，好比平鋪的煲仔飯，隱隱透出一陣「滋滋」聲，絕對是讓人心旌搖動的秘笈。吃的時候淋入醬汁，上面是用料充足的炒麵，吃到後期不但不會涼掉，反而有下方酥脆的鍋巴作為意外獎賞。混入了鰹魚和昆布的湯汁配上抹茶蕎麥，完全有別於其他料理的溫順，反而是濃郁中透出甘甜，微熱裏帶出一股噴香。像一個不走尋常路的大家閨秀，放棄了針線繡活，耍耍刀槍棍棒，竟也是紅妝裏有英姿，越發令人過目不忘。

食色 判 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房東姓「漲」，
房客姓「跌」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放空自己一次

一位好友是某佛學大師的弟子，她有時說起一些老闆在大師安排下進行禪修，有的獨自打坐七天，有的攜妻同坐，其間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做。商場如戰場，日夜神經緊繃難免心神俱疲，思維產生混亂必影響決策，所以老闆們才會選擇定時靜一靜吧？

一次在某會所餐廳，見到鄰桌是兩位知名藝員，女的不停訴說，男的就是那位遭外界質疑其品行的明星，我曾看過他赴國外禪修的報道。當時不停望向他，只見他神情嚴肅一身正氣，完全不是平時嘻哈隨性的形象。演藝圈五光十色，長年累月打滾其中，難免行差踏錯，一時做錯事也不是不可能，我不禁猜測他禪修的目的，懺悔？忘卻往事？還是想減緩因流言而產生的精神壓力？

對於禪修，我略知一二。世間太多誘惑，人不是神，七情六慾不易掌控，稍不留意就弄砸一切，因此人人都有鬆弛神經避免出錯的需要，禪修、冥想、運動、深呼吸甚至大哭發洩，都對潔淨心靈具正面意義，我有時也會以某種方式努力放空自己一次，將煩惱趕出心門，哪怕只能維持一段時間的情緒平穩也是好的。

紅塵記事 慕 秋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逢周二見報

實用的銀包仔

手袋是女士們外出必備之物，但銀包也可算是重要的隨身物品，某程度上可能比手袋還更值得注意。

不要小看這細小的包包，內裏盛載的物件，是讓手袋得到更好保護，相信你不會隨便把身份證、信用卡之類物品放在手袋內，要用的一刻才來尋找。一般人會將這些證件一同放在銀包內，所以不論男女，銀包可以說每天都有機會用上多次。你有小心使用銀包的習慣嗎？

因為可能要存放重要卡類，所以在選購銀包時，要留意銀包的大小和形狀。有人喜歡用長型款式，容易存放紙幣，間隔較多，有些背面有拉鏈可另放輔幣。但這類銀包體積較大，亦多數是女士們使用，但同時手袋亦要配合，否則放不下這類長銀包。另一款是中型大小、兩面合上，是最受歡迎的款式，不過間隔比較少，如果有過多卡類需要放置的話，恐怕會不夠用。亦曾見有可以容納十多張卡的銀包，這視乎個人不同的需要而定。

使用上我較樂意選擇用小包存放零錢，加上目前流行電子類型的購物消費，銀包與手機變得越來越重要，更要小心保管。每次購物的時候，一些人總喜歡把銀包放在櫃枱上，自顧檢查物品，這習慣很容易會失掉銀包，還是快把這習慣改掉吧。

許多趣味性的設計，加上不少生動圖案，令原本單調的銀包仔變得更多姿多彩。除了一般的牌子，最近有專門介紹各款名牌銀包，當中DIOR迷你提花帆布製作的小銀包，很別致可愛。另外CELINE啡色小牛皮配米白色布料銀包仔，有點復古味道，內裏容量也充足。名牌又怎會少得LV，結合兩種深淺顏色商標的小型銀包，男士也適合用。「香奈兒」分別有黑色經典長銀包和BOY CHANEL的拉鏈小錢包。這幾款復古又可愛的銀包，相信會深受女士們喜愛。

衣尚 蕙 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